

烈日灼身，紅海翻騰——獻給被革命吞噬的人們

黃秀如

東吳大學人權學程〈電影與人權〉講師

「我用腳踹了尼基金斯基，我的主人。我在他身上踹了一個小時，說不定還超過一小時，就這樣我慢慢地瞭解了他以及他的人生。槍斃在我看來只是把人除掉的一種方式，用槍斃了他在是饒恕他，也是對自己的妥協；你無法用槍斃來瞭解一個人的靈魂，究竟在他身體的哪一個地方，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表現。通常我不會允許自己這麼做，我會用腳踹我的敵人長達一個小時，甚至超過一個小時，我用這種方式來發現人生的實況。」

這是尤太裔的俄國小說家巴別爾（Isaac Babel，1940年遭蘇聯秘密警察處決）的名著《紅色騎兵軍》（*Red Cavalry*）¹當中的一景，說話的人是紅軍的哥薩克將軍帕夫里肯科，布爾什維克革命前他是地主尼基金斯基的養豬戶。尼基金斯基可能但願這一切都未曾發生，可是他有選擇嗎？

「他是有選擇的，我們都有選擇的。」科托夫上校跟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太太瑪魯莎這麼說。這裡的「他」是瑪魯莎十年前的戀人狄米崔，在蘇聯內戰結束後被送往海外服役。狄米崔一聲不響地離開，瑪魯莎苦等一年，還為他割腕自殺，最後嫁給了革命英雄科托夫上校，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娜蒂亞，住在父親留下來的鄉間小屋，和自己原本的家人過著沒有狄米崔但有科托夫的幸福生活。

事情發生在一個夏日的星期天，這天是科托夫上校難得休假的日子，也是慶祝偉大的領導史達林同志打造熱氣球的日子，瑪魯莎家的客廳裡出現了一個十年來沒消沒息的老朋友。狄米崔的突然造訪為這個鄉間星期天平添許多樂

1 《紅色騎兵軍》在台灣曾由遠流出版過繁體中文版，可惜已經絕版。

趣，但他神秘的過去以及回來的意圖也為這個鄉間星期天蒙上一層陰影。

這是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亥科夫（Nikita Mikhalkov）為《烈日灼身》（*Burnt by the Sun*, 1995）² 這部電影所寫的故事。時間點設定於 1936 年，史達林展開大規模整肅的第一年。那一年，原先聯合史達林打擊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兩位尤太裔革命家季諾維也夫（G. Y.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 B. Kamenev）遭到祕密警察逮捕後，被控叛國罪處死。隔年，在史達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鬥爭的過程中站在史達林這一邊、被列寧稱為「黨內最重要的理論家」布哈林（N. I. Bukhrin），因「企圖推翻蘇維埃政府」被捕，1938 年經公開審判後槍決。至於早在 1929 年便遭驅逐出境的托洛斯基，於 1937 年遭法庭缺席審判判處死刑，1940 年在墨西哥被自己信任的年輕人暗殺。³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狄米崔重返家園的意圖很容易被理解為史達林想要剷除昔日的戰友科托夫，而現在任職祕密警察的狄米崔則想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因為科托夫（革命的象徵）剝奪了他原先所擁有的一切：摯愛的瑪魯莎、音樂家的生涯和充滿歡樂的小資生活。狄米崔確實是在白俄與紅軍的對抗中支持資產階級的白俄，並且在內戰結束後指認數位白俄將領叛國，因為他相信答應紅軍這麼做，紅軍就會把該屬於他的生活還給他。紅軍結果沒有信守承諾。狄米崔把自己的過去當童話故事講給娜蒂亞聽，卻無法告訴大家他做了什麼事以致必須前往海外，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只想活下去。」

「只想活下去」的動力讓狄米崔選擇成為祕密警察，而這是身為革命英雄的科托夫同志所無法苟同的事。當瑪魯莎問他：「如果今天換做是你呢？你會離開我們嗎？」科托夫答道：「我會。我是因為職責而離開，他卻是因為恐懼而離開。」出身工農兵的科托夫相信（從科托夫聽不懂狄米崔和瑪魯莎家人講

2 尼基塔·米亥科夫是演員出身，片中的科托夫同志就是由他飾演，六歲的小女孩娜蒂亞則是現實中導演自己的女兒。《烈日灼身》一片在 1994 年的坎城影展得了評審團大獎（金棕櫚獎則是頒給了昆汀·塔倫提諾的《黑色追緝令》），1995 年又在奧斯卡金像獎拿下最佳外語片。

3 關於托洛斯基的最後歲月可參考約瑟夫·羅西（Joseph Losey, 1909-1984）在 1972 年所拍攝的《暗殺托洛斯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美國籍的羅西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因為不願遭受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調查，選擇自我放逐到歐洲，終其一生不曾回到美國。底下的 Youtube 連結是史達林派來的殺手 Ramón Mercader（亞蘭·德倫飾演）用冰斧殺害托洛斯基（李察·波頓飾演）的一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CzfUC9L-E>。2021/05/07。

的法語，就可以明白科托夫不是出身上流社會），社會主義革命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像六歲的娜蒂亞那樣，擁有一雙又圓、又軟、又漂亮的腳丫子。他可能沒有想到如今他所貪戀的這種家庭幸福，正是狄米崔原先所擁有但卻遭到他（以及他的階級）所剝奪的小資生活。如今狄米崔代表最高領導的意志，前來剝奪科托夫所擁有的一切：美麗的妻子、可愛的女兒、和樂的家庭以及受尊敬的地位。科托夫和狄米崔兩人在逐步毀滅對方的過程中，瞭解了人生的實況。

科托夫同志被捕後隨即因為「擔任德國與日本の間諜，以及試圖暗殺史達林」而遭到槍決，狄米崔則選擇了割腕自殺。不少人認為狄米崔是因為良心的譴責才這麼做，這麼想未免過於看輕這個角色的深度。狄米崔是「那個美好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他深深瞭解到瑪魯莎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啟蒙老師波利斯死前所感嘆的那一句話：「真氣人！在我度過如此美好的一生後，死前居然看到什麼呢？一輛載滿了鵝的火車！」「載滿了鵝的火車」是一種粗俗文化的象徵，意味著充滿品味的時代氣氛已經因為革命而蕩然無存。即便如此，瑪魯莎至少還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為什麼狄米崔還要被迫去扮演一手摧毀瑪魯莎幸福的角色呢？對他來說實在是夠了，至此他已經失去活下去的理由。

片中曾經出現一抹強烈的光點，在穿過原野、進入瑪魯莎家中後，擊中森林裡的一棵樹。這個超現實的景象就是片名中的那個「烈日」，既代表了夏天裡容易灼傷皮膚的豔陽，也代表了革命過程中一波又一波無情的鬥爭整肅。紫外線毫無差別地射在每個曝曬於豔陽下的人，革命的火焰也無差別地吞噬了每個置身其中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階級。革命有罪嗎？還記得片頭的那一段舞曲：一片皚皚白雪的公園裡，舞台上的樂隊正演奏著醉人的探戈，一對身穿毛皮大衣的男女相擁入舞，鏡頭拉向坐在長椅上的小女孩，開心地哼著：「烈日灼身，紅海翻騰，我的小鴿子說，不會再有愛了。」⁴ 當人們在寒冷的冬天裡只一心盼望夏天趕快來，又怎麼會想到夏天的豔陽居然就把人給曬傷了呢？

4 片頭音樂是一首名為《最後星期天》（*The Last Sunday*）的探戈舞曲，創作於1935年的波蘭，描述兩個即將分手的戀人最後一次的見面，唱片一推出隨即大為暢銷。1937年傳到俄羅斯之後改名為《灼人的烈日》（*Wearied Sun*），也就是米亥科夫電影片名的來由。以下兩個 Youtube 連結，第一個是原唱者 Jerzy Petersburski 的版本；第二個是電影版的片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1_ksC2hII 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XNpk4AAXo>。

延伸閱讀

《俄羅斯：一千年的狂野紀事》(*Russia: A 1, 000-Year Chronicle of the Wild East*)，馬丁·西克史密斯 (Martin Sixsmith)／著，周全／譯

從一戰爆發到沙皇退位，從二月革命失敗到布爾什維克奪權，從德國人遣回俄羅斯的列寧到打敗第三帝國的史達林，這一段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歷史，卻斷送了羅曼諾夫王朝的生命，成就了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本書可作為理解沙俄支持者狄米崔 vs 蘇維埃支持者科托夫的歷史脈絡。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奧列格·賀列夫紐克 (Oleg V. Khlevniuk)／著，陳韻聿／譯

二十一世紀在俄羅斯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史達林榮登俄羅斯人心目中第一名的偉人，這樣的新聞聽起來不會太匪夷所思嗎？如果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歷史感淺薄」的調查結果呢？史達林究竟是殺人魔王，還是民族英雄？本書可提供理解秘密警察狄米崔 vs 紅軍上校科托夫的背景知識。

〈非爾專欄：烈日灼身拍出蘇聯大清洗前夕悵惘〉，原刊《新新聞》1677期「夢工廠廢料」，<https://www.storm.mg/article/1215226?page=1>，2021/05/07。

更多關於創作者尼基塔·米亥科夫與他的祖國以及現任獨裁者普丁之間的故事。